

雅

致

经

典

系

列

海南出版社

所谓中国的文明者，其实不过

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。

所谓中国者，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

肉的筵宴的厨房。不知道而赞颂者

是可恕的，否则，此辈当得永远的

诅咒！

# 灯下漫笔

鲁迅 / 著

鲁 迅 / 著

灯下漫笔

# 目 录

○希望.....	(1)
○好的故事.....	(3)
○战士和苍蝇.....	(5)
○题辞.....	(6)
○立论.....	(8)
○这样的战士.....	(9)
○淡淡的血痕中 .....	(11)
○夜颂 .....	(13)
○随感录二十五 .....	(15)
○随感录三十五 .....	(17)
○随感录三十六 .....	(19)
○随感录三十八 .....	(20)
○随感录四十 .....	(24)
○随感录四十一 .....	(27)
○随感录四十二 .....	(30)
○不满 .....	(32)

○生命的路 .....	(34)
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.....	(35)
○娜拉走后怎样 .....	(47)
○未有天才之前 .....	(53)
○忽然想到(一至四) .....	(57)
○忽然想到(五至六) .....	(62)
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.....	(66)
○青年必读书 .....	(70)
○春末闲谈 .....	(71)
○灯下漫笔 .....	(76)
○杂感 .....	(84)
○导师 .....	(87)
○长城 .....	(89)
○论睁了眼看 .....	(90)
○这个与那个 .....	(95)
○无花的蔷薇之二 .....	(102)
○“死地” .....	(106)
○空谈 .....	(108)
○无声的中国 .....	(111)
○黄花节的杂感 .....	(116)
○略论中国人的脸 .....	(119)

○革命时代的文学	(123)
○读书杂谈	(130)
○小杂感	(136)
○再谈香港	(140)
○文艺与政治的歧途	(147)
○文学和出汗	(154)
○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	(156)
○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	(159)
○电的利弊	(162)
○谁的矛盾	(164)
○从讽刺到幽默	(166)
○我怎么做起小说来	(168)
○文摊秘诀十条	(172)
○经验	(173)
○“吃白相饭”	(175)
○辩“文人无行”	(177)
○上海的少女	(179)
○“揩油”	(181)
○小品文的危机	(183)
○男人的进化	(187)
○禁用和自造	(189)

○喝茶	(191)
○黄祸	(193)
○外国也有	(195)
○关于妇女解放	(197)
○作文秘诀	(199)
○捣鬼心传	(203)
○家庭为中国之基本	(205)
○漫骂	(207)
○北人与南人	(209)
○大小骗	(211)
○读几本书	(213)
○拿来主义	(215)
○看书琐记	(218)
○从孩子的照相说起	(220)
○奇怪	(223)
○中秋二愿	(225)
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	(227)
○运命	(229)
○随便翻翻	(231)
○拿破仑与隋那	(235)
○骂杀与捧杀	(236)

○ 隐士	(238)
○ 漫谈“漫画”	(241)
○ 论讽刺	(243)
○ 人生识字胡涂始	(245)
○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	(248)
○ 什么是“讽刺”	(254)
○ 论“人言可畏”	(256)
○ 从帮忙到扯淡	(260)
○ 名人和名言	(262)
○ 逃名	(266)
○ “这也是生活”	(268)
○ 死	(272)
○ 《一个青年的梦》译者序	(277)
○ 《呐喊》自序	(279)
○ 俄文译本《阿 Q 正传》序	(284)
○ 写在《坟》后面	(286)
○ 《绛洞花主》小引	(292)
○ 《尘影》题辞	(293)
○ 《而已集》题辞	(294)
○ 《集外集》序言	(295)
○ 《守常全集》题记	(298)

○叶紫作《丰收》序.....	(301)
○田军作《八月的乡村》序.....	(303)
○白莽作《孩儿塔》序.....	(306)
○《穷人》小引.....	(308)
○藤野先生.....	(312)
○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.....	(318)
○记念刘和珍君.....	(320)
○为了忘却的记念.....	(325)
○看萧和“看萧的人们”记.....	(335)
○忆韦素园君.....	(339)
○忆刘半农君.....	(345)
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.....	(348)
○北京通信.....	(351)
○海上通信.....	(354)
○致李秉中的一封信.....	(358)
○致许广平的一封信.....	(360)
○致赵其文的一封信.....	(364)
○致台静农的一封信.....	(366)
○致曹聚仁的一封信.....	(368)
○致颜黎民的一封信.....	(371)

# 希 望

我的心分外地寂寞。

然而我的心很平安；没有爱憎，没有哀乐，也没有颜色和声音。

我大概老了。我的头发已经苍白，不是很明白的事么？我的手颤抖着，不是很明白的事么？那么，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，头发也一定苍白了。

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。

这以前，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：血和铁，火焰和毒，恢复和报仇。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，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。希望，希望，用这希望的盾，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，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。然而就是如此，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。

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？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：星，月光，僵坠的胡蝶，暗中的花，猫头鹰的不祥之言，杜鹃的啼血，笑的渺茫，爱的翔舞。……虽然是悲凉渺渺的青春罢，然而究竟是青春。

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？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，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？

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。我放下了希望之

盾，我听到 Petöfi Sandor (1823—49) 的“希望”之歌：

希望是甚么？是娼妓：  
她对谁都蛊惑，将一切都献给；  
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——  
你的青春——她就弃掉你。

这伟大的抒情诗人，匈牙利的爱国者，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，已经七十五年了。悲哉死也，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。

但是，可惨的人生！桀骜英勇如 Petöfi，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，回顾着茫茫的东方了。他说：

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。

（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“虚妄”中，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渺茫的青春，但不妨在我的身外。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，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。）

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，没有僵坠的胡蝶以至笑的渺茫，爱的翔舞。然而青年们很平安。

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；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，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。但暗夜又在那里呢？现在没有星，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；青年们很平安，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。

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！

# 好的故事



灯火渐渐地缩小了，在预告石油的已经不多；石油又不是老牌，早熏得灯罩很昏暗。鞭炮的繁响在四近，烟草的烟雾在身边：是昏沉的夜。

我闭了眼睛，向后一仰，靠在椅背上；捏着《初学记》的手搁在膝踝上。

我在蒙眬中，看见一个好的故事。

这故事很美丽，幽雅，有趣。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，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，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，同时又展开去，以至于无穷。

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，两岸边的乌桕，新禾，野花，鸡，狗，丛树和枯树，茅屋，塔，伽蓝，农夫和村妇，村女，晒着的衣裳，和尚，蓑笠，天，云，竹，……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，随着每一打桨，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，并水里的萍藻游鱼，一同荡漾。诸影诸物：无不解散，而且摇动，扩大，互相融和；刚一融和，却又遇着，复近于原形。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，镶着日光，发出水银色焰。凡是我所经过的河，都是如此。

现在我所见的故事也如此。水中的青天的底子，一切事物统在上面交错，织成一篇，永是生动，永是展开，我看不

见这一篇的结束。

河边枯柳树下的几株瘦削的一丈红，该是村女种的罢。大红花和斑红花，都在水里面浮动，忽而碎散，拉长了，缕缕的胭脂水，然而没有晕。茅屋，狗，塔，村女，云，……也都浮动着。大红花一朵朵全被拉长了，这时是泼刺奔进的红锦带。带织入狗中，狗织入白云中，白云织入村女中……。在一瞬间，他们又将退缩了。但斑红花影也已碎散，伸长，就要织进塔、村女、狗、茅屋、云里去。

现在我所见的故事清楚起来了，美丽，幽雅，有趣，而且分明。青天上面，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，我一一看见，一一知道。

我就要凝视他们……。

我正要凝视他们时，骤然一惊，睁开眼，云锦也已皱蹙，凌乱，仿佛有谁掷一块大石下河水中，水波陡然起立，将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。我无意识地赶忙捏住几乎坠地的《初学记》，眼前还剩着几点虹霓色的碎影。

我真爱这一篇好的故事，趁碎影还在，我要追回他，完成他，留下他。我抛了书，欠身伸手去取笔，——何尝有一丝碎影，只见昏暗的灯光，我不在小船里了。

但我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，在昏沉的夜……。

## 战士和苍蝇

Schopenhauer 说过这样的话：要估定人的伟大，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，那法则完全相反。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，前者却见得愈大。

正因为近则愈小，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，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，不是神道，不是妖怪，不是异兽。他仍然是人，不过如此。但也惟其如此，所以他是伟大的人。

战士战死了的时候，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，噪着，营营地叫着，以为得意，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。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，不再来挥去他们。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，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，因为它们的完全，远在战士之上。

的确的，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。

然而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，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。

去罢，苍蝇们！虽然生着翅子，还能营营，总不会超过战士的。你们这些虫豸们！

注：

## 题 辞

当我沉默着的时候，我觉得充实；我将开口，同时感到空虚。

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。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，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。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。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，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。

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，不生乔木，只生野草，这是我的罪过。

野草，根本不深，花叶不美，然而吸取露，吸取水，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，各各夺取它的生存。当生存时，还是将遭践踏，将遭删刈，直至于死亡而朽腐。

但我坦然，欣然。我将大笑，我将歌唱。

我自爱我的野草，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。

地火在地下运行，奔突；熔岩一旦喷出，将烧尽一切野草，以及乔木，于是并且无可朽腐。

但我坦然，欣然。我将大笑，我将歌唱。

天地有如此静穆，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。天地即不如此静穆，我或者也将不能。我以这一丛野草，在明与暗，生与死，过去与未来之际，献于友与仇，人与兽，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。

为我自己，为友与仇，人与兽，爱者与不爱者，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，火速到来。要不然，我先就未曾生存，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。

去罢，野草，连着我的题辞！

# 立 论

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，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。

“难！”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，看着我，说。“我告诉你一件事——

“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，合家高兴透顶了。满月的时候，抱出来给客人看，——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。

“一个说：‘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。’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。

“一个说：‘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。’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。

“一个说：‘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。’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。

“说要死的必然，说富贵的许谎。但说谎的好报，说必然的遭打。你……”

“我愿意既不谎人，也不遭打。那么，老师，我得怎么说呢？”

“那么，你得说：‘啊呀！这孩子呵！您瞧！多么……。阿唷！哈哈！Hehe! he, hehehehe!’”

# 这样的战士

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——

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；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。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；他只有自己，但拿着蛮人所用的，脱手一掷的投枪。

他走进无物之阵，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。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，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，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，正如炮弹一般，使猛士无所用其力。

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，绣出各样好名称：慈善家，学者，文士，长者，青年，雅人，君子……。头下有各样外套，绣出各式好花样：学问，道德，国粹，民意，逻辑，公义，东方文明……。

但他举起了投枪。

他们都同声立了誓来讲说，他们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，和别的偏心的人类两样。他们都在胸前放着护心镜，就为自己也深信心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证。

但他举起了投枪。

他微笑，偏侧一掷，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。

一切都颓然倒地；——然而只有一件外套，其中无物。无